

• 专家笔谈 •

关注婴幼儿养育照护及家庭养育指导热点问题

许梦雪¹, 张羽宁², 关宏岩¹

1. 首都儿科研究所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 北京 100020; 2.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环境与生命科学院心理学系

摘要: 0~3 岁婴幼儿阶段作为大脑发育最为快速的时期,也是早期干预最为关键的机会窗口期,获得高质量的家庭养育照护是实现婴幼儿早期发展最大潜能的重要手段,提升家庭养育照护能力已成为促进 0~3 岁婴幼儿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关键策略,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和社区卫生中心的儿童保健专业技术人员在婴幼儿家庭养育指导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围绕婴幼儿家庭养育照护实践及指导中的热点问题,从回应性照护应贯穿养育全过程、关注养育者心理健康、重视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早期培养、屏幕暴露风险等方面展开讨论,呼吁婴幼儿养育指导相关人员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同促进婴幼儿家庭养育照护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 婴幼儿; 家庭养育指导; 养育照护

中图分类号: R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79(2025)03-0238-06

doi: 10.11852/zgetbjzz2025-0129

Focusing on key issues in caregiving for infant and toddlers and family nurturing guidance

XU Mengxue¹, ZHANG Yuning², GUAN Hongyan¹

1. Research and Guidance Center for Infant Care Services/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 Developmental Nutrition,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Beijing 100020, China; 2. Centre for Innovation in

Mental Health, School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Corresponding author: GUAN Hongyan, E-mail: hongyanguan@126.com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0 to 3 years of age is the most rapid phase of brain development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making it a critical window for early intervention. Providing high-quality family nurturing care is a crucial means of maximizing the early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families in caregiving has become a key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ged 0 to 3. Professionals in child healthcare a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guiding families in infant and toddler ca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key issues in the practice and guidance of family caregiving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sive care throughout the nurturing process, the mental health of caregivers, the early cultivation of socio-emotional skills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and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screen exposure. It calls for increased attention from both primary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e broader society to collectively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families in providing care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Keywords: infants and toddlers; family parenting guidance; nurturing care

促进儿童的健康和发展已被公认为全球优先事项,0~3 岁婴幼儿阶段作为提高脑发育潜能的关键窗口期,可以影响一生的健康发展轨迹。2016 年,《柳叶刀》第 3 次儿童早期发展系列专刊首次提出养育照护(nurturing care)一词,涵盖实现婴幼儿最佳发展所需的核心要素,即健康、营养、安全保障、回应性照护和早期学习的机会。因此,需要多部门的共同努力,确保家庭能够得到充分的养育照护支持,以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1],尤其强调了卫生健

康部门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近 10 年来,随着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的逐年下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生育友好政策^[2-4],旨在从多个方面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提高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如通过延长产假、育儿假及设立弹性工作制度,为家庭提供育儿时间保障;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实施婴幼儿照护费用个税抵扣、生育保险扩面等举措,切实减轻家庭养育的经济负担。以及各地新建扩建普惠托育机构、社区儿童

基金项目:高层次公共卫生技术人才建设专项经费(学科带头人-01-17)

作者简介:许梦雪(1989—),女,助理研究员,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早期发展与亲子互动质量。

通信作者:关宏岩, E-mail: hongyanguan@126.com

友好空间,从公共服务层面缓解“带娃难”问题等。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生育友好政策的核心在于构建多层次的家庭养育支持体系,助力实现人口结构优化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是实现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战略^[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将“加强对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加大社区对家庭育儿的支持力度”作为重点任务^[3]。因此,生育友好社会背景下,加强婴幼儿家庭的养育照护指导,已成为生育友好配套措施之一,对于提高今后出生人口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重点围绕婴幼儿家庭养育照护干预与指导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从回应性照护、养育者心理健康、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及屏幕暴露风险等方面展开讨论,呼吁婴幼儿养育指导相关人员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同促进婴幼儿家庭养育照护能力的提升。

1 养育指导强调综合性干预,回应性照护应贯穿全程

WHO 和 UNICEF《养育框架: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中,明确将养育照护定义为满足儿童健康、营养、安全保障、回应性照护及早期学习机会的一系列条件的总称^[6]。而高质量的养育照护主要表现为:婴幼儿处于一个稳定的养育环境,能够促进健康和最佳营养,保护儿童免受威胁,并通过充满关爱的亲子互动和情感联结,为儿童提供早期学习的机会。因此,养育指导强调综合性干预。WHO《改善儿童早期发展全球指南》基于循证制定的推荐建议也指出:应将指导婴幼儿父母及其他养育者的回应性照护、早期学习和最佳营养干预措施等整合成一个整体^[7]。近期,由儿童健康及儿童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者及实践者共同成立的国际健康饮食与积极生活联盟(the International Healthy Eating Active Living Matters Alliance, HEALING Matters),旨在通过家庭养育照护的综合干预,基于回应性照护的情感支持、早期学习机会的提供,培养儿童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的良好习惯^[8]。该联盟强调跨部门合作,全面满足儿童及其家庭的养育指导需求,通过健康饮食、积极生活方式以及情感支持和早期学习支持等日常养育照护手段,促进儿童早期综合发展。

在养育照护实践中,回应性照护领域往往与养育照护的其他 4 个领域相互交叠,贯穿养育照护全过程,成为养育照护过程中的关键能力^[9],在家庭养育干预指导中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前,对回

应性照护的主要关注点已逐步从亲子交流时长与频次,家庭环境的绘本、玩具等材料提供,逐步转向亲子互动的质量^[10]。基于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家庭是 0~3 岁婴幼儿的主要生活环境,家庭作为最内层的微观系统,通过亲子互动的频次、敏感性和回应性直接影响突触修剪与神经网络构建^[11]。敏感性行为可激活婴儿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轴调节系统,促进催产素受体基因表达,形成压力缓冲的神经生物学基础^[12]。本质上,亲子互动就是通过游戏、膳食、睡眠、活动等日常生活中的反复示范和交流来创造早期学习机会,激发婴幼儿探索欲望,探索其最近发展区,促进早期发展潜能的实现。因此,亲子互动也通常被认为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

亲子互动作为婴幼儿养育者回应性照护的重要表现形式,针对婴幼儿家庭的回应性照护指导,从行为干预效果层面,基于视频行为观察法开展亲子互动评估性指导较为理想。美国华盛顿大学护理学院率先在国际上研制了分别针对婴幼儿喂养情景和亲子游戏情景的亲子互动评估量表(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Scale, PCI),将亲子互动形象地比作打乒乓球的过程:一方发出信号,另一方接收并回应信号。在这样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婴幼儿通过模仿、尝试、被纠正等形式,逐步习得语言、认知、运动、社会-情绪等方面的能力^[13]。基于此,PCI 通过标准化视频采集,从养育者敏感性、不安时的可抚慰性、认知培养、社会情绪培养,及婴幼儿敏感性和回应清晰性等 6 个维度对亲子互动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后,再结合视频回放,给予养育者针对性的亲子互动指导,有效提高其回应性照护的能力。近些年,该量表也被尝试用于早期孤独症儿童的家庭干预,并取得明显效果。

当前,基于视频编码法的亲子互动量表被认为是评估指导亲子互动质量的黄金标准^[14]。笔者团队近几年已牵头完成该量表中文版翻译及改编和信效度验证^[15],但鉴于该方法涉及复杂的人工编码,对评估者开展基于婴幼儿回应性照护行为信号的培训要求较高,培训和评估均较为繁琐,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其在实际临床实践工作中的大规模应用仍受到限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有望未来可克服这一难题^[16]。

2 养育者心理健康水平应得到高度重视

在生命初期,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扮演着主要养

育者的角色。围生期激素及其他生理上的变化,来自工作和社会的压力,产后家庭结构的变化,育儿初期被唤起的原生家庭的创伤等,让围生期的母亲成为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最常见的有抑郁(14.7%)^[17]和焦虑(9.0%)^[18]。养育者在儿童的早期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养育者的心理健康关乎的不只是养育者本人,更会通过母婴互动、家庭环境及养育行为等多元化路径,对儿童生理-心理-行为发展产生多维度的持续性影响^[19-20]。患有抑郁的养育者在与婴幼儿互动中的情感回应(responsiveness)显著低于健康养育者,尤其在婴幼儿需要借助养育者进行情绪调节的时候。研究发现这种低频回应甚至回应缺失的母婴更多地呈现一种不安全型的回避型依恋^[21],在成年后和抑郁症状显著相关^[22]。更有甚者,养育者的心理问题还会导致虐待等问题。早期的不良家庭环境在认知、心理甚至生理上(例如大脑结构和功能,甲基化和基因表达)为下一代一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埋下隐患^[23]。纵向研究发现,母亲持续抑郁状态与儿童语言习得延迟、执行功能受损存在显著相关性^[24],与青春期的社会情绪问题也存在显著相关^[25]。

虽然母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主要养育人,但是也有些家庭父亲、祖父母,甚至保姆会承担主要养育人的角色。婴幼儿健康发展需要的不是一对一的亲子关系,而是从一对一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一对多的健康依恋体系。很多研究表明,父亲的养育行为及心理健康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母亲相比,父亲对婴儿进行抚触更有助于依恋形成。研究发现,如果父亲患有产后抑郁症,儿童在 3.5 岁时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将会增加,对男童的影响更加明显^[26]。

基于上述证据链,WHO 于 2020 年颁布的《改善儿童早期发展全球指南》强烈建议,将对产妇心理健康的心理社会干预措施纳入到儿童早期发展指导服务中。因此,在我国建立有效的系统化围生期心理保健指导体系迫在眉睫。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妇幼保健机构正逐步将为围生期孕产妇提供心理健康筛查评估纳入常态化服务,如北京市妇幼保健工作中,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及产后 42d 孕产妇保健体检中,进行 4 次孕产妇抑郁和焦虑的心理健康筛查评估。国内张云婷等^[27]建议通过基层儿童卫生保健开展产后抑郁的筛查评估与管理,为中国产妇的心理健康赋能,并呼吁延长筛查窗口期至产后 12 个月,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因此,在基层儿童保健工作中,为婴幼儿家庭提供养育指导服务时,应高度重视养育者心理健康的早发现和早干预。一方面通过

医疗机构动态监测、专业支持体系构建、健康科普宣传等社会广泛支持,帮助母亲了解常见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家庭支持系统的作用,鼓励每位家庭成员积极参与育儿工作,减轻主要养育者的育儿压力,并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理解^[28]。在这一过程中,父亲角色的参与尤为关键。

3 关注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早期培养

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作为儿童早期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期心理行为问题通常可追溯到婴幼儿期的社会-情绪问题^[29]。首都儿科研究所儿童保健中心的家庭养育咨询门诊咨询案例也发现:幼儿园小班新生中,存在严重入园焦虑和行为问题的儿童,大多数在婴幼儿期即显现出易激惹、难安抚、适应不良等社会-情绪问题。

社会-情绪能力一般指个体调整自己的情绪,并以积极方式与他人互动的能力^[30]。通常分为社会能力和情绪能力两个维度,前者涉及一系列能够使个体与同龄人、兄弟姐妹、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建立并维持积极互动的社会交往;而后者则指有效调节情绪,以达到个人目标的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养育人通常对婴幼儿期社会情绪问题缺乏早期识别能力,未能获得及时干预,可能通过累积效应导致青少年期集中显现内化性(如焦虑抑郁)或外化性(如攻击行为)心理问题。同时,此类儿童的主要养育人在亲子互动过程中,也往往存在指令不清晰、儿童心理需求的敏感性和回应性不足、代养环境不稳定等问题。

由于儿童社会-情绪问题一旦形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加剧^[31]。因此,婴幼儿家庭养育指导中,基于生命早期的婴幼儿社会-情绪的早期培养,将有效减少未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病风险^[32]。但遗憾的是,国内外针对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干预的循证研究仍相对匮乏,干预措施通常起始于 5~7 岁。笔者研究团队研发的婴幼儿养育照护小组活动适宜技术,旨在通过提高养育人的回应性照护和亲子互动游戏的养育理念及知识技能,以 3~10 个家庭的小组方式在社区实施干预。通过在山西欠发达农村地区采用随机对照干预实验的干预效果评估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婴幼儿的社会情绪能力提高了 0.374 个 s^[33],取得了显著改善效果。今后在婴幼儿家庭养育指导中,应重视对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早期培养,并不断加强相关干预措施的科学性研究。

4 加强对屏幕暴露作为家庭养育风险因素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电子科技产品的普及,屏幕暴露低龄化的家庭养育问题日益明显。屏幕暴露具体指一系列基于屏幕的活动,包括观看电视/DVD、玩电子游戏、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34]。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揭示:婴幼儿期屏幕暴露时间对儿童早期发展存在多重负面影响。屏幕接触对 0~2 岁婴幼儿的影响尤为显著:当婴儿在 12 月龄前接触电子屏幕且单次使用超过 30min 时,其语言理解能力较对照组平均滞后(1.8±0.5)个月,这种延迟效应在双语环境中更为突出^[35]。神经影像学研究进一步揭示,早期屏幕暴露可能干扰颞上回的语言功能分化进程^[36]。纵向队列研究显示,18 月龄幼儿每日屏幕使用时间每增加 1h,其感觉处理异常的风险比(HR)上升至 1.23(95%CI:1.03~1.46)^[37]。研究还发现:屏幕暴露是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的风险因素^[38]。过度屏幕暴露主要通过减少高效亲子互动来降低心理社会福祉,进而影响其幸福感^[39]。中国学者针对 0~3 岁婴幼儿屏幕暴露与健康相关结局的系统综述也显示:屏幕暴露与 0~3 岁婴幼儿总睡眠时间缩短、夜间睡眠时间减少、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节律差、认知发育迟缓、行为问题及肥胖等均相关^[40]。

基于上述证据,WHO 建议:0~2 岁婴幼儿完全避免屏幕暴露;2~5 岁儿童每日累计屏幕使用时间不超过 1h^[41]。在此基础上,我国《3 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2022)进一步细化指导标准,建议 2 岁以上幼儿每次使用时间不超过 20min,如婴幼儿出现相关用眼问题时应及时就医^[3]。

然而,我国婴幼儿家庭养育中屏幕暴露问题已然不容乐观。调查显示:0~17 月龄和 18~36 月龄儿童每日屏幕时间分别为 0.3 和 1.2h,屏幕暴露率分别为 25.6% 和 49.0%^[42]。归其原因,可能与主要养育人对屏幕暴露带来的儿童多种健康和发育问题的认识不足有关^[43]。一些家长认为屏幕暴露对儿童的危害仅限于视力方面,同时由于一些家长认为教育类节目对儿童智力开发有益而使婴幼儿过早屏幕暴露。因此,婴幼儿家庭养育指导中,应充分认识屏幕暴露这一家庭养育风险因素,加强对主要养育人的咨询指导,并制定专业干预策略和措施,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社会动员,减少屏幕暴露对儿童健康与发展的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家庭养育照护质量直接关系到婴幼

儿早期发展潜能的实现,在我国生育友好政策背景下,尤其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重要文件精神指引下,加强婴幼儿家庭养育指导成为当前儿童保健工作的重要内容。一般可以通过入户、家长讲座、亲子活动等多种形式,为婴幼儿家庭养育人进行科学育儿指导。但对于早产等高危儿及婴幼儿喂养困难、睡眠问题、发育偏离、情绪行为等问题,尤其家庭养育人伴有产后抑郁、育儿焦虑及家庭养育关系冲突等问题时,一般性的家庭养育指导已无法满足家庭养育指导需求。近年来,北京、上海、南京、郑州等多地的医疗机构开设家庭养育咨询门诊,基于医学、营养、教育、心理等多学科合作,探索个性化的家庭养育指导新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养育咨询指导中,心理咨询技巧的应用极为重要,如倾听、共情和积极关注,能为养育者创造安全、支持性的环境,帮助其表达情感、增强自信,积极应对育儿挑战。同时,这些技巧在调适家庭关系中也至关重要,通过心理疏导,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和理解,缓解母亲的心理压力,促进家庭和谐,为婴幼儿健康成长创造温暖、支持性的环境。

国家卫健委新近发布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4]提出应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开展婴幼儿家庭养育风险评估和咨询指导,以及养育照护小组活动等家庭养育指导服务。相关工作者应重视家庭养育指导内涵的不断扩充,并适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的重大转变。

参考文献

- [1] Black MM, Walker SP, Fernald LCH, et al.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oming of age: Science through the life course[J]. Lancet Lond Engl, 2017, 389(10064): 77-90.
- [2]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EB/OL]. (2022-07-25)[2025-2-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6/content_5705882.htm.
- [3]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2019-05-09)[2025-2-11].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5/09/content_5389983.htm.
-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EB/OL]. (2024-12-05)[2025-2-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2/content_7002859.htm.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EB/OL]. (2023-05-05)[2025-2-11]. 2023-5-5. https://www.gov.cn/yaowen/2023-05/05/content_5754275.htm.

-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World Bank Group. Nurturing care for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for helping children's survive and thrive to transform health and human potential [EB/OL]. (2018-05-18)[2025-2-11]. <https://www.who.int/maternal-child-adolescent/child/nurturing-care-framework/en>.
- [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mprov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B/OL]. (2020-03-05)[2025-2-1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020986>.
- [8] Skouteris H, Green R, Chung A, et al. Nurturi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rough healthy eating and active living: Time for policies to support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in the context of responsive emotional support and early learning [J]. Health Soc Care Community, 2022, 30(6): e6719-e6729.
- [9] Malik F, Marwaha R.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M].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2.
- [1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uidelines and handbook on parenting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maltreatment and enhanc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 aged 0-17 years[EB/OL]. (2024-2-10)[2025-2-11]. <https://www.who.int/teams/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violence-prevention/parenting-guidelines> #: ~: text = These%20guidelines%20provide%20evidence-based%20recommendations%20on%20parenting%20interventions, designed%20to%20reduce%20child%20maltreatment%20and%20harsh%20pa.
- [11] Sager REH, Walker AK, Middleton F, et al. Trajectory of change in brain complement factors from neonatal to young adult humans[J]. J Neurochem, 2021, 157(3): 479-493.
- [12] Almanza-Sepulveda ML, Fleming AS, Jonas W. Mothering revisited: A role for cortisol? [J]. Horm Behav, 2020, 121:104679.
- [13] Oxford ML, Findlay D. Parent child teaching interaction scales manual [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rograms, 2015.
- [14] Letourneau NL, Tryphonopoulos PD, Novick J, et al. Nursing Child Assessment Satellite Training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Scales: Comparing american and canadian normative and high-risk samples [J]. J Pediatr Nurs, 2018, 40: 47-57.
- [15] Xu M, Ding M, Kong W, et al. Psychometric soundness and predictive factors of the NCAST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eaching Scale in urban Chinese population[J]. Child Care Health Dev, 2024, 50(1): e13195.
- [16] Lin-Lewry M, Thi Thuy Nguyen C, Hasanul Huda M, et al. Effects of digital parenting interventions on self-efficacy,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Int J Med Inform, 2024, 185: 105405.
- [17] 傅小兰, 张侃.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 [M]. 北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 [18] 李晓璇, 李佳, 王秀. 珠海市香洲区产妇产后抑郁焦虑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 2021, 36(22): 5255-5259.
Li XX, Li J, Wang X. The prevalence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their risk factors in Xiangzhou District, Zhuhai City[J].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of China, 2021, 36(22): 5255-5259. (in Chinese)
- [19] 陈丽萍. 父母养育压力与幼儿心理健康的关系[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2.
Chen L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ress and you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D].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22. (in Chinese)
- [20] 石志道, 曹日芳. 婴儿期不同养育方式对青少年期心理健康的影响[J]. 中国健康教育, 2010, 26(3): 196-199.
Shi ZD, Cao RF. Effects of infant rearing practices on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2010, 26(3): 196-199. (in Chinese)
- [21] 陶嘉欣. 基于依恋理论的亲子互动行为观察研究[J]. 幼儿教育, 2024(Z3): 81-85.
Tao JX.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behavior 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J].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ucational Science), 2024(Z3): 81-85. (in Chinese)
- [22] Yu Z, Cao Y, Shang T, et al. Depression in youths with early life adversi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Front Psychiatry, 2024, 15: 1378807.
- [23] Wade M, Wright L, Finegold KE. The effects of early life adversity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J]. Transl Psychiatry, 2022, 12(1): 244
- [24] Power J, van IJendoorn M, Lewis AJ, et al. Maternal perinatal depression and child executive fun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Affect Disord, 2021, 291: 218-234.
- [25] Rogers A, Obst S, Teague SJ,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erinatal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 Meta-analysis[J]. JAMA Pediatr, 2020, 174(11): 1082-1092.
- [26] Ramchandani P, Stein A, Evans J, et al. Paternal depression in the postnatal period and child development: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 study[J]. Lancet, 2005, 365(9478): 2201-2205.
- [27] Zhang Y, Wang H, Wu S, et al. Empowering new mothers in China: Role of paediatric care in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J]. BMJ, 2024, 386: e078636.
- [28] 茅红美, 忻怡, 王岫, 等. 婴幼儿家庭科学育儿精准指导支持系统的构建[J]. 上海教育, 2025, 1: 66-67.
Mao HM, Xin Y, Wang X,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guidance and support system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J]. Shanghai Education, 2025, 1: 66-67. (in Chinese)

- [29] 龚建梅,张沛钧,苏雪云,等. 0~6 岁儿童社会-情绪问题与早期干预[J]. 现代特殊教育,2023,11:17-21.
Gong JM, Zhang PJ, Su XY et al. Social-emotional problems and early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aged 0-6 years[J]. Modern Special Education,2023,11:17-21. (in Chinese)
- [30] Schneider N, Greenstreet E, Deoni SCL. Connecting inside out: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brain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a focus on myelination as a marker of brain maturation[J]. Child Dev,2022,93(2):359-371.
- [31] Tian M, Nie T, Liang H.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o college student adversarial growth[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2, 19 (7):3847.
- [32] Lam SF, Shum KK, Chan WWL, et al. Acceptance of out-group members in schools: Developmental trends and roles of perceived norm of prejudice and teacher support[J]. Br J Educ Psychol,2021,91(2):676-690.
- [33] Xu M., Zhang H, Liu A, et al. Effectivenes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a group-based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 Glob Health, 2023,13:04017.
- [34] Tombeau Cost K, Korczak D, Charach A, et al. Association of parental and contextual stressors with child screen exposure and child screen exposure combined with feeding[J]. JAMA Netw Open,2020,3(2):e1920557.
- [35] Sundqvist A, Barr R, Heimann M,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exposure to screen media and vocabulary development[J]. Acta Paediatr,2024,113(3):517-522.
- [36] Hutton JS, Dudley J, Horowitz-Kraus T,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screen-based media use and brain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J]. JAMA Pediatr, 2020,174(1):e193869.
- [37] Heffler KF, Acharya B, Subedi K, et al. Early-life digital media experiences and development of atypical sensory processing[J]. JAMA Pediatr, 2024,178(3):266-273.
- [38] 赵春霞,王多多,刘菊芬. 低龄儿童屏幕暴露现状、影响及家庭指导建议[J]. 中华家教,2022,31(6):72-79.
Zhao CX, Wang DD, Liu JF. Screen exposure in young childr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effects, and family guidance suggestions[J]. The Family Education of China, 2022, 31 (6):72-79. (in Chinese)
- [39] Zhao J, Zhang Y, Jiang F, et al. Excessive screen time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dy mass index, sleep duration,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J]. J Pediatr,2018,202:157-162.
- [40] 侯婉玲,王伦,陈晶,等. 0~3 岁婴幼儿屏幕暴露与健康相关结局关系的系统综述[J]. 中国妇幼保健,2024,39(23):4810-4814.
Hou WL, Wang L, Chen J,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screen exposure and health-related outcomes in children aged 0-3 years[J].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of China, 2024, 39 (23):4810-4814. (in Chinese)
- [41] 世界卫生组织. 5 岁以下儿童身体活动、静坐行为和睡眠指南[EB/OL]. [2025-02-11]. <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311664/9789240001749-chi.pdf>.
- [42] 许琪,王建红,张丽丽,等. 三岁以下儿童屏幕暴露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儿科杂志,2021,59(10):841-846.
Xu Q, Wang JH, Zhang L. Research on the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screen exposure in children under three years of age[J]. Chin J Pediatr,2021,59(10):841-846. (in Chinese)
- [43] 但菲,陈萌尧. 近十五年我国婴幼儿屏幕暴露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学版),2023,2(2):56-65.
Dan F. Research on infant screen exposure in recent 15 years in China——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J]. Journal of Liaon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23,2(2):56-65. (in Chinese)

收稿日期:2025-02-16 修回日期:2025-02-18 本文编辑:李少闻

声 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已经抵扣稿件处理费),不再另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编辑部